

编辑荐书

《花果小品》是一代文史掌故名家郑逸梅的经典之作。读之既可长花果培育之知识，又可领略旧时文人之闲情。为花果写照，更写名人轶事，知识性、欣赏性、可读性俱佳。因擅长撰写文史掌故类文章，郑逸梅被誉为“报刊刊白大王”，著有专著《人物品藻录》《淞云闲话》《逸梅小品》《孤芳集》《近代野乘》《逸梅谈丛》、《南社丛谈》《艺坛百影》《影坛旧闻》《三十年来之上海》《清娱漫笔》等。

《花果小品》，顾名思义是有关花果的随笔，但在郑氏笔下却别具一格，形态、名目、种植经验、各地见闻、典故、诗文，更有其亲身所经历的众多民国时期文人雅士的赏花逸事，娓娓道来。该著初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华夏出版社重印过，现在中华书局又一次重印。一本小书，八十年后还有生命力，也算是历经大浪淘沙。郑先生以刊白大王掌故大王名世，读的书多，知道的事儿多，所以文字即便灵性不足，谈不上摇曳多姿，但就叶上，随便翻翻，也还能长人见识。尤其是喜欢花花草草的人们，拿着识花小书识得一草一木之后，也还可以翻翻这些小品，了解点草木和人的故事。当然，虽然都是短短的千字文，真要点耐心，不能指望像搓手机一样走马观花，一目十行。文学翻译家周瘦鹃读后说：“每一把酒，似赏名花而啖珍果，醇醇有余味。”朱天目则赞：“文字隽永，考证精详。”

(梁真鹏)(嘉江汉唐书城安康店提供)

刘旸先生不仅是安康有名的书法家，也是一位见解深刻的书法理论家。他终其一生从不放松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既重视书法实践，又善于开展理论研究。早年，他曾经有缘得到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的亲自指点而深受裨益。从热爱书法艺术的那天起，他就上至秦汉魏晋，下至隋唐明清，溯寻优秀名家，遍临诸家名帖，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力求创新发展。直到晚年生命最后时刻，仍临池不辍，学习不止。

该书由刘旸先生弟子赵宏勋编纂，专门将《刘旸光文集》中与书法学习相关的资料编辑为一册，内容或抒发学书心得，或发表理论观点，或品评书家名作，是刘旸先生几十年理论积淀和书法实践的结晶，对学习书法、研习书艺有很强的指导性。

(陈曦)

紫阳县档案史志馆干部、陕西青年诗人陈平军散文诗集《紫阳书》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本书系作家公开出版的第二本散文诗集。全书分为：紫阳书、二重唱、望他乡、家语四辑。

共精选自2016至2018年三年间所创作的散文诗精品100章。

《紫阳书》收录作品以书写紫阳山水、风物、故事、人物、历史传说以及立足紫阳观望世界感怀为主要视角，浓郁的情感流淌、清新的意象画面、生动的情景意境，形成了陈平军散文诗的主要特色。30年散文诗写作历程，作家始终充满了尝试和创新的探索，力求不重复自己，无论题材、修辞、结构、手法、风格等，都在不断求变。清新的意象、流畅的叙事、图案的再现，意境的营造和轻型哲理等构成了陈平军散文诗的鲜明个性，读来总是给人一种深情而清澈，优美而朴实，醇厚而潇洒的韵味。

这本散文诗集收录有以15名紫阳县第二届道德模范为人物主体的诗意再现的群像，也有20余章专门描写家谱家规的传说的历史再现，还有大量以紫阳山水为主要对象的歌颂咏叹，是一本深情描摹立体紫阳的美丽画卷，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新风建设的文学表达，也是新时代家风家规教育的诗意呈现。著名散文诗作家、评论家、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特邀编辑、近九十年高龄的泰兆基倾心作序，称其“正以自求求变、不懈的努力，实现着这种精神超越和艺术超越，《紫阳书》就是着力的一步。”

(凌子越)

当《收获》杂志刊登李辉“沧桑看云”专栏时，我就一篇一篇地复印了他的文章。现在《李辉文集》出版，我又买了《沧桑看云》，重读之后，颇有一种“文章知己”的感觉，我比李辉大10岁，“文化大革命”那年我正好20岁，作为“黑五类狗崽子”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十年浩劫。《沧桑看云》里的人物，正是我的专业范围，所以读起来很带劲很过瘾，李辉当年很年轻，但他对现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探究，却令我赞叹不已。他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当他选准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进行描述的时候，他有机会访问当事人的亲属及其朋友，有机会去追寻这些文化名人当年的踪迹，他的笔便纵横无碍，既有凝重的历史沧桑感，又有尘埃落定穿透历史烟云的现实感。他不是站在历史圈外，对历史风云指手划脚，他好像是同他书中的人物一道经历了大悲大苦、大起大落。20世纪的中国是产生文化大师又考验文化大师的年代，在《沧桑看云》中出现的系列文坛前辈：郭沫若、吴晗、瞿秋白、夏衍、冯雪峰、田汉、聂绀弩、赵树理、梁思成、老舍、邓拓等，都以其辉煌的业绩、强烈的个性色彩及其悲剧的人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最特异的风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沧桑看云》也是一种“文化苦旅”，李辉不仅探索了他们的文化创造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了他们的思想、情操和人格魅力，描绘他们各自的心灵轨迹，使其尽量接近历史真实和人物实际，使我们看到真实生动的“这一个”。令人慨叹的是，李辉在《沧桑看云》中也塑造了自己的文化人格：即对文坛前辈卓越贡献的礼赞，对崇高人格的敬仰，对文化精神的追求，对某些前辈人生中某些败笔的惋惜、遗憾和否定，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不难看出，李辉在写作时的心态是既客观冷静又充满激情的。一面清醒地回顾历史，一面又自然地流露出个人的激情。使你既能从中读出一个文化名人，也能从中读出一个李辉。正像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和《胡适口述自传》中的注释一样，我

蒲小茶是土生土长的白河人，他是如此的熟悉并热爱着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想起白河，总会想起小茶，想起小茶，总联想到水色白河，小茶和他所居住的山城白河是如此的精神相通，气质相融。

白河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个秦头楚尾的地方，“一水分秦楚，青山入画楼”，“南走巫夔，北通商洛”，养育了水色白河，也给予白河人秦人的豁达率真和楚人的婉约多情。在小茶的笔下，白河所有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借助文字的方式经由宿命难以抗拒的神时，被缪斯之神蛊惑着，向小茶不分日夜地、随时随地，滔滔不绝地倾诉着他们自己的秘密心情：她们仿佛小茶的兄弟姐妹，又仿佛小茶与生俱来惺惺相惜的知己好友，她们和小茶一起，在这片静谧而滚烫、苍茫而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毫无保留地向读者呈现出自己最本真的一切：梦想、爱情、伤痛、回忆、甜蜜、死亡、疾病、尘光、哲思、俗念、眷恋、顿悟、母语、生灵、电光石火的触触、疲惫挣扎的困顿……都凝结成这样一本散文集：《草木》。

从生命诞生之日起，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接触以植物草木为最，草木提供了人类最初的生存保障。人类最初寻找治病救人的药物也只是在植物中进行。小茶写《草木》，仿佛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开一剂治愈的药剂，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小茶以自己的生命为药引子，期盼着从此一生无虞，无愁，无苦，草木从容，内心安详。

所以不妨认真细读，散文集里面的每一个句

书香，是一种独特的馨香，它比花香酒香脂粉香更加持久绵长。

书香，是一种淡淡的香，它香得平和、自然和幽雅。它的香，在短时间里说，能快乐我们的当下；往长了说，能芬芳我们的岁月；再往长了说，它能丰富我们的心智，成就我们的人生。

那时书香，轻轻的，淡淡的，却是最令人难忘的。

我上中学了，读过的小人书已不想再看，学校又没有图书馆，只得向老师借书，可有些老师的书就像是他的命根子一样，明明他有书，却总是找种种借口婉拒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阁楼的旧箱子里发现了父亲收藏的《国文》《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东周列国传》等线装本，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可刚刚经历过“文革”阴霾的父亲仍然心有余悸，不想让这些书抛头露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上安康师范学校，一切准备就绪，对于爱读书的我来说，差的就是一个装书的家伙，父亲找来木匠赶着给我做一个书柜子，这个书柜子，合起来是个“箱子”打开就是一个“书架子”，锁起来就是个简单的“书桌”。三个档存放我的书，最下面的一个档子放简单的衣物。这个综合体的家伙，我管它叫临时“图书馆”，我扛起这个“图书馆”就到了安师，从此这个“图书馆”跟随着我，我是“馆长”。

记得当时我的这个“图书馆”里，收藏着可怜的几本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和一些“小人书”，镇馆之宝的书就是爹爹给我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了。就这个轻飘飘的“图书馆”，我是轻易不当着舍友的面打开的，生怕那个舍友知道了要借书看。一天晚自习，学习委员向大家宣布，大家可以登记领图书借阅证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大家把学习委员围得水泄不通，都想先得到借书证。

轮到我们这个级的学生借书了，在安师的筒子楼图书馆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和图书馆真正的接触，激动地跳了起来，一档一档的图书架上满满当当的书，这才是真正的书的世界。我兴奋不已，眼睛上下打量，应接不暇。图书馆静悄悄地，大家都在搜索自己喜欢的书。在一个书柜上，我和我的同坐同时相中了那本《悲惨世界》，两只激动的手同时抓住书不放，我示意他松手，他示意我松手。最后我俩以“石头剪刀布”决定胜负，我最终获胜得到《悲惨世

作家感悟

再现历史风云与历史人物

——评李辉的《沧桑看云》

李钦业

们从中读出了胡适先生，也读出了生龙活虎、幽默风趣的唐德刚先生。

《沧桑看云》里的人物，不仅影响大，而且写作的难度也相当大。但李辉知难而进，表现了他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艺术功力。

在《太阳下的蜡烛》一文中，李辉写出了一个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的郭沫若。他充分肯定了《女神》时代的郭沫若，那时他自己就是太阳；而50年代后的郭沫若，却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纳入毛泽东的轨道，毛是太阳，他成了太阳下的蜡烛，一切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以至于在“文革”中完全丧失自我，这是郭沫若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从该文中，我们不仅看到郭沫若的功绩、成就、荣誉，还看到他在中国专制主义重压下一个不安的诗魂，一个不断“非己”使其灵魂逐步畸变的悲剧过程。

对于吴晗，李辉无疑也是崇敬的，但面对历史的无情，李辉以直面历史的写作态度，不能不指出吴晗在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政治运动中，逐步丧失了明史专家的独立思考精神，不断重复着别人的声音。结果一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吴晗家破人亡。这无疑是中国历史最为沉重的一页。《海瑞罢官》不管创作动机如何，客观上起到了为彭德怀鸣不平的效果，李辉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承认‘影射’并不意味着赞同加在他们身上的批

安康书评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唐玉梅

文是生命的骨血，是经验的琥珀。小茶笔下有《千年见》：“古画在墙上坚守着一份执着，他懂得：‘智者’沟通更需要一份坚持”。陈旧的书页已经发黄，坦然接受世人垂询的目光。焚香净手，依着圈椅里走进茫茫悠远的梦境，可红袖添香，文章华国诗礼传家，也可劈柴喂马仗剑天涯。”这里的千年见，包含了小茶自己的精神王国：现代与古典，平民的独善其身与儒家的诗书济世；现实的隐忍与灵魂的迷茫出走……这里有小茶散文特有的疏淡的通达，文笔细腻，笔调温婉。正如小茶自己在《序言》中所说：“山水禅，草木，草木禅，茶也；吾曰小茶。”一叶一菩提。真实的人生，是用日常的庸俗战胜内心的庸俗。就算所有的草木终会凋零、枯萎，可它们曾经鲜活地吐露过植物馥郁的清气，倾情地奉献给大地一片绿色。难道一株小草知道了自己终将枯萎的命运就因此能够自私地拒绝成长，拒绝成长中的必经的风雨和寒冷、烈日和霜雪吗？就像泰戈尔说的，就算天空已经看不见鸟儿的踪迹，但鸟儿已经飞

读书时光

书香，芬芳了我的青春

黄平安

也不想让我去读那些当时在我看来像天书一样的古籍，于是，偷读成了那一时期我生活的写照。读这些书时，我遇到了“拦路虎”——繁体字，但书中诱人的故事情节常常令我欲罢不能。我通过向父亲请教、查字典、根据句意猜认等方法，几年下来几乎读完了父亲的存书。这段时间的偷读，

不仅幸福了我的少年时光，还大大提高了我的古文水平，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基础。毕业后，我有过两三年在家待业的时光。待业的日子是寂寞的，室外，除了青山，就是白云；室内，除了母亲的唠叨，就是父亲的叹息，青春年少的我几近崩溃。近乎绝望的我再一次

书籍，也写起诗来，吕昌锐成了诗歌辅导员。他的稿费来了，是三元钱，对于当时一瓶好酒才一元钱，一个烧饼馒头才五分钱来说，这笔稿费很是丰厚。为了庆祝吕锐诗发表，他拿出全部的稿费买了一瓶“桂花酒”和一堆“烧饼馍”请客，我们围坐在安师操场边的梧桐树下，就着烧饼馍喝酒，不会喝酒的我，一杯甜甜的桂花酒就把我摆倒了。

安师图书馆养成了我们爱读书的习惯，也成就了我们班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文学班”。一时间，喜欢文学、抢时间读书在我们班上蔚然成风。晚自习后我们在一起讨论作品，有时候争执的脸红脖子粗，事后依然是文学好朋友。走上工作岗位，我的“图书馆”走进镇坪。学校里图书馆，只有三柜的图书，藏书两千多册，图书只向本校师生开放，为了看书方便，和校长死缠活磨，要当“馆长”，校长允许了。这么好的“费事”我一定要珍惜。为了搞好图书管理，我多次找乡文化站图书管理员学习图书归类整理，我把破损的书，细心粘贴，购回的新书，登记造册，贴签盖章，归类上架，虽然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我成为一名称地地道的“馆长”了。这期间，我教学、读书、写作，成为我快乐生

判，而是对他们的文化价值的肯定。说实话，从感情上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人，只是在做违命文章，没有丝毫自己的见识和思想，麻木的神经对现实也没有感应。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所承受的所有苦难，便不会为他的整个人生投射耀眼的光彩。这对他岂不太冷酷无情？”

在《秋白茫茫》中，他分析瞿秋白的内心是留恋文人的角色，而厌倦党内残酷的斗争。从而他对这位革命家心底的苦痛体会得非常深切，写出了一个个侧面的瞿秋白形象。对于赵树理，李辉以十分确凿的证据，评价赵树理是“一个在历史烟云中失去自我的文人”。对于冯雪峰在“文革”中没有在周扬受迫害时落井下石，对于巴金敢说真话，都给予极高评价，这就是李辉所推崇所追求的文化人格。李辉的《沧桑看云》也是一本说真话的书。这也正是这本书的力量之所在。他说邓拓最有思想锋芒，现实感最强烈；他说梁思成是一个把一切献给了中国古建筑的人；他说郭沫若解放后“地位的变化，使他不再能紧贴民众，热情的火已经熄灭”；他还敢于写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

李辉很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从纵横比较中使读者对事物看得更清，得到更深刻的印象。

在《沙龙梦》里，他将“京派文人”同英国“布卢姆斯伯里”的沙龙相比较，两者在人生态度和

气质上都有相近之处。在《落叶》中，他将田汉和郭沫若比较，他指出“五六十年代身居高位的郭沫若”失去自我，而田汉“始终拥有一个艺术家的情怀，在更多的时候，他未曾失却自己”。在《太阳下的蜡烛》中，他将郭沫若、胡风、冯友兰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在“非己”上，郭沫若比冯友兰走得更远；在《清明时节》中，他将两位有相似生活经验的作家赵树理和浩然放在一起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不同的创作观，指出：“赵树理无法走下去的路，由新一代的农民作家浩然走了下去。赵树理失去了荣耀，并在‘文革’中有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从人格的完整塑造和文学生命的永恒来说，这对他或许是不幸中之大幸。浩然拥有了荣耀，并在‘文革’中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顶峰。但对他或许是幸运中之幸。”

另一种比较是同一人物前后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前后思想及创作风格的变化。如将郭沫若的《女神》时代与五十年代后比较，吴晗解放前后思想变化的比较，赵树理五十年代前后的变化比较，老舍创作的辉煌期与晚年的悲剧比较，这些比较，都使读者明显看出极“左”的政治运动是怎样一步步扼杀了作家、艺术家的艺术个性，使他们失去了自我（只有赵树理等极少数例外），干涩的喉咙里只能喊出同一种单调的口号。

李辉的随笔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写得生动活泼，令人读来兴趣盎然。像《沙龙梦》开头一大段写北京的风和云南的云，然后一大段又写“文人下海”，乍一看好像是互不相干的累赘，但读完全篇才知道这是紧紧围绕文人心境而写的。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他自己的身心都经历了一场“文化苦旅”，他努力去进入他所描绘的对象内心深处，他竭力接近当时的历史氛围，他的笔带着深厚的感情，写出来才这样感人。他写《沙龙梦》，他到西南联大旧址去寻访，他到燕园去与老学者交谈，他去寻访林徽因、朱光潜当年住过的胡同。这样一来，“沙龙”在李辉心目中就有了感性的印象。

过，就算在历史的漫长河海中，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还有小茶所努力书写的这些文字，最终和其他众多的作品一样在时空的浩瀚中烟消云散，再也寻它不见，再也不会有人记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拥有一颗对世界的热爱之心，怀抱对着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善意，对灵魂最深刻的思考，在这里努力地献出一株植物给予世界的绿意。

在文字中，我们不断反思自我，不断拉伸我们生命的韧性，不断探索和寻找属于未来的尚未确定的种种，记录我们当下发生的一切；作为当代中国一个小城市的平民百姓，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着怎样的道德观和精神追求？我们因什么而迷茫，我们因什么而疼痛，我们因什么而幸福，我们因什么而快乐……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些场景，而这些场景组合起来就反映出我们的时代，反映出当代平民群体的一种精神地理，反映出我们社会的变化，反映出我们作为一个平民百姓所期待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写作即自由。天地洪荒，草木安详。我期待小茶的文字能始终如他自己所想要的那样，拥有一株草木根植在大地深处的状态：象一株真正的草木一样自然表达对季节的感受，从容顺应生命成长的书姿，听从生命的需要，不勉强，不从众，像流经他身边的这条亘古的江河一样静水深流，流向远方，流向未来。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我相信他一定可以。

想到了书，可家里的新书早已被我翻成了旧书，旧书让我翻成残片，我想到了同龄伙伴和同班同学。哪知道，他们也有与我一样的苦恼和烦恼。我们一拍即合——换书看。那时乡村不通公路，为了换本书或是借本书，近的要步行几公里，远的要跑上大半天，虽然辛苦，但如果能拿到一本从未读过的书，那真是如获至宝。白天偷着读，怕父母或他人说是不务正业；晚上就着煤油灯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琼浆，这时，我才领略到古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真意。忘情地苦读，丰富和磨砺了我的人生，也点燃了我的希望之火，后来，我在当地以语文第一名的成绩走上了工作岗位。

如今，青春远去了，岁月远去了，而沉淀的书香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历久弥香，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着人生。

活的全部。第一篇散文诗《山晨》在《安康日报》发表，激动地几个夜晚都失眠。我想拥有自己真正的“图书馆”在装修新房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装修一个容量大的书柜，妻子虽然心里憋屈也默许了我。从此《人民文学》《散文》《当代》等文学刊物和一些中外名著都住进了我的书柜。

这一生中，我见过最大的、最温馨的图书馆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了。那次我随一位安商教师进修去北京考察学习，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啊！好宏伟的建筑啊，古色古香的高楼仁立在蓝天下。走进图书馆，那简直就是书的海洋了，楼上、楼下都是琳琅满目的书，我们游走在书的宇宙里，尽情地享受着书的墨香。

在打造书香社会的今天，图书馆的数量剧增了，质量升级了，服务更加周全了。在工厂、学校、社区、公共场所等，都有图书馆、图书室、图书吧或者图书角，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要，电子图书馆、手机图书馆也走进了千万读者身边，让我们随时随地阅读。读书的形式也多样化了，有声图书的诞生，让视力不好的读者听书。最近，我迷上了第十届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彦长篇《主角》，每天晚上都要插上耳机听上几集才能进入甜甜的梦想。

